

焦桐：為食物寫情書



◆焦桐

台灣飲食文學書寫蓬勃，張曉風曾在她主編的《年度散文選》中說到：「早期美食寫作重點是懷鄉，美食文學到達耀東一變，至焦桐而二變。邊耀東把地區懷念擴充為歷史懷念，美食終於走進歷史的大殿堂，而焦桐卻把食物加以詩的桂冠，讓它接近宗教的高度。」早前書展，焦桐帶他最新飲食散文作品《慢食天下》來港，他說，這本書中32篇散文，是他寫給食物的32封情書。

◆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
記者 黃依江

飲食文學作家的講座，是活色生香的。在開講文學前，焦桐先講了香港的乳鴿，從太平館、大班樓，再到龍華酒店，每間餐廳的乳鴿是何滋味，他都有細細品鑒，心得了然。「現在你們大家都知道了，我是個『食吃鬼』。」焦桐的自我調侃，讓觀眾哄笑起來。他筆下的飲食文學，是因「食吃」的誤會而起，但在對食的深情求索中，逐漸走向詩性。

「搜尋午餐的半徑是75公里」

1999年，焦桐推出作品《完全壯陽食譜》，這是一本詩集，但因為名字和其形式，作品推出後忽然多了許多餐廳邀請他去試菜。「雖然這完全是個誤會，但我很貪吃，也從不反對被人請客，於是他們叫我試我就去。但是他們也希望我給一些意見，我怎會有意見呢？我只是一個『食吃鬼』。為了變成美食家，我每天回家閱讀飲食文化的典籍，讀着讀着，就讀出了不可救藥的興趣。」焦桐說。在閱讀裏，他發現中國文學史中食物佔據了很大的部分，即使是去掉酒相關的部分，文學史都要少掉一半。於是他一邊研究「食的文學史」，一邊開始全台灣尋找美食，他把這叫做「田野調查」。

早餐和午餐是焦桐的正餐。他說：「我住在台北，搜尋早餐的半徑是15公里，搜尋午餐的半徑是75公里，但不包括特殊情況，有次大清早我出門去尋找午餐，一路開到屏東去，吃完再開回來，一看里程錶，那天開了1,000多公里，只為了一頓午餐。」

難忘痛失大利來記豬扒包

焦桐從不看米芝蓮指南，因他覺得「不要讓法國人的舌頭指揮我們的味覺」。他總是在每個城市尋找美味，對於港澳的食物，他也有獨鍾。澳門大利來記豬扒包，是他每次到訪澳門必食之物。有次在雷雨交加中排隊，隊伍很長，店家每天限量售賣，眼見着隊尾的人群無望品嘗到美味，但他們仍堅持排着隊等待，焦桐覺得這是一種對食物的深情。「對待食物，應該有一種深情而專一的態度。」焦桐說。某年

他在澳門參加活動，工作人員因為了解他對於大利來記豬扒包的「癡情」，特地預定了8個豬扒包給他帶回台灣，但他忘記去店取，直到上了飛機才想起來。「我心痛了整整半年。」焦桐說。這種心痛，大概也是一種對食物的深情。

焦桐也是一個廚藝了得的人，他曾在圓山主辦根據袁枚《隨園食單》設計的隨園晚宴，又曾根據印象派畫家莫內的食譜考驗亞都飯店的法國廳主廚，還在大學開設飲食文學課程……但他還是最愛為家人下廚。講座中，他講起2013年在妻子生前，為讓因化療失去胃口的她多進食而特製的「牛郎意大利麵」和背後笑淚交織的回憶，還有女兒童年時第一次做飯，為他做的煎蛋。如今，女兒們成年搬去外面住，焦桐也不太烹飪了。

飲食的品味需要培養

焦桐說，《慢食天下》並不是一本談慢食運動的書：「雖然我完全贊同他們的意見，慢食組織認為隨着季節流轉，食材風味也會有變化和特殊性，而工業化的食品，味道從來都不會改變。」他想強調的，是食者要細心品味好的食物，培養良好的飲食品味。飲食文學展現的，就是這個細心品味的過程。焦桐認為，飲食文學必須要有文學性。在他看來，文學裏的飲食和飲食的文學交織在一起。「《呂氏春秋·本味》就提到很多食物，一路看下來，漢、隋唐，食文化到宋代最燦爛，因為宋代文人不像唐代文人充滿責任感和家國情懷，他們更世俗化，追求閒適與品味。清代出現好幾個詩人寫的食譜，袁枚、李漁等……」

他亦提及有些美食綜藝節目，主持人、嘉賓常常吃完全會講「Q彈可口，入口即化」，品味食物、認同食物的過程，就在這短短的評價中被極度簡化了。「飲食的審美是透過五感同時進行的活動，是需要訓練的。若我們不主動學習、培養，飲食的品味是會變壞的。」焦桐鼓勵年輕人不要太依賴過度調味的速食，而要去試試素食、蔬果，有季節性的食物。「好的飲食文學會令人唾液分泌，任何的文學作品都不會輕易放棄細節，文學要慢，令食可以上升到精神層次。」



◆焦桐在香港書展作分享。



如果林黛玉遇到孫悟空

最近擺上我書桌與《紅樓夢》有關的書，是《情僧、英雄與正經人》（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4年7月），為作家劉曉蕾所著，劉曉蕾研究《紅樓夢》，熟讀《金瓶梅》，也深諳《西遊記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等古典名著的精神要義，於是在《情僧、英雄與正經人》中，常看到另外幾部名著中的人物前來友情客串，毫無違和之感，畢竟都是中國讀者的心頭好，就算「你在紅樓，我在西遊」，就算有人愛得濃烈，有人裝作清心寡慾，但那畢竟都是中國人的化身不是？

在《溫柔情僧》這一節中，劉曉蕾開門見山說「我喜歡賈寶玉」，有趣的是，在結尾她又寫到「這個世界幸好還有寶玉，不只有武松」，非常含蓄地表達出對古典著作中男性角色的態度。賈寶玉愛得兇猛，武松清心寡慾，都是男人，區別如此之大，對應人群也很廣，難免被拿來進行對比。人無完人，很多人喜歡賈寶玉，但對他整日兒女情長頗有微詞，武松雖然是位標配版的民間英雄，雖未經審判手刃潘金蓮，還是顯得魯莽草率了。賈寶玉和武松放一塊，你會怎麼選？在不同時代會得到不同答案，也不是說選誰就一定是對的或錯的，但可以大膽地說喜歡賈寶玉而對武松無感，不必擔心被人斜目而視，才算身處一個正常的時代。

我少年時讀《水滸傳》，對武松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別人三碗不過崗，他連喝十八碗，打虎

不眨眼，英雄豪傑形象躍然紙上，清晰到令人不敢產生任何懷疑念頭，但正如任何一個正常人都會被陽光照射出陰影一樣，武松的陰影，用現代說法則是「法律意識淡薄」，既不會與人溝通，也不願通過合法手段維權，魯莽英雄也容易一腳深踏沼澤難以脫身，許多年過去，在我看來，武松有一隻腳還一直停留在沼澤地沒有拔出來。現在如果讓我在賈寶玉和武松之間選，我也選擇喜歡賈寶玉，賈寶玉敏感、自戀、固執、軟弱，但善良和真誠作為賈寶玉的情感底色和深層性格，決定了他更經得起打量與揣摩，「有問題的不是善良本身，是這個世界」，誰能在一個有問題的世界，同時用心底的善良和眼裏的善良編織出溫柔的一瞥，誰就更值得被喜愛。

武松如果遇見林黛玉，眼神和心氣，都會溫柔許多吧。孫悟空可以與林黛玉互為鏡像。「別吵了，煩死了」，這是86版《西遊記》中孫悟空的台詞，近年在社交媒體上很是流行，一個愛說煩的孫悟空形象愈加凸顯。林黛玉的愁和孫悟空的愁，其實還蠻多相似的地方，他們都關注、關愛身邊的人，除了身邊圍繞着的那幾位，他們別無情感依賴，當他們發愁或者發煩的時候，內心深處是有愛流動的，區別在於：林黛玉見花落淚、情感外露，孫悟空則擅長顧左右而言他、隱藏慾望，如若白羊座的孫悟空遇見雙魚座的林黛玉，他們大概會惺惺



◆文：韓浩月

書評

《情僧、英雄與正經人》：14位人物解透紅樓夢
作者：劉曉蕾
出版社：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

相惜吧。回到《情僧、英雄與正經人》這本書中，會發現作者傾心關注的，多是那些正經、善良而又無能的人，即便是「英雄」這個關鍵詞出現在書名裏，書中對應描寫的人物，也是所有努力都化為泡影的、被放逐的探春，記得閱讀至此的時候，不由想到簡·奧斯汀在《傲慢與偏見》所寫，「一個人僅僅因為軟弱無能或優柔寡斷，就完全可能招致痛苦」。繼而又想到，四大名著，其實沒必要全部都讀的，讀過三本，剩下的那本就不用讀了，甚至隨便挑其中一本來讀，就約等於四部全讀了……四大名著人物在中國人腦海裏不停輪台，並無突兀與隔閡之處，他們早已渾然一體，活躍在過去與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裏，喜歡英雄的讀者，從中可以看見家情萬丈；喜歡弱者的讀者，從中可以讀出無奈與痛苦，還是那句話：如何讀懂四大名著，選擇切入的閱讀視角很重要。

信任

作者：厄南·狄亞茲
譯者：李珮華
出版：麥田



普立茲小說獎得獎之作。拉斯克先生是華爾街傳奇人物，夫人則是出身貴族名門的閨秀，就在大崩盤的1929年，拉斯克家的財富也攀上巔峰。精準掌握股市起落的拉斯克，究竟是神，還是吸血的惡鬼？本書挑戰「華爾街股災」這個經典時空，從金錢的力量探究至資本主義的本質，讀者一章又一章逐步拆解美國神話之際，也將直面親密關係中宛若真空密室的人性深淵，以及權力能如何驚人地全盤改寫現實世界。在《紐約時報》早前發布的21世紀百大書單中，本書是同時名列書評版書單與讀者版書單的作品，足見其雅俗共賞的影響力。

邦斯舅舅

作者：巴爾札克
譯者：傅雷
出版：鏡文學



巴爾札克生前最後一部長篇小說，被譽為其藝術最高峰。本書由留法小說家朱嘉漢專文導讀，選用著名翻譯家傅雷譯稿，為公認巴爾札克作品最佳譯作。邦斯舅舅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音樂家，僅有微薄的收入，加上長相奇醜，總是無人搭理。但在貧窮困苦之下的邦斯舅舅，卻擅長以低價購得價值非凡的藝術品，有着無人知曉的收藏藝術品嗜好：萬中選一的畫作、知名窯廠產出的瓷器、難得一見的雕塑……平日裏，人們對邦斯舅舅不理不睬；但當人們知道這些藝術品的價值後，便想盡辦法在邦斯病倒時奪取他的遺產，邦斯舅舅要如何阻止這一群想置他於死地、強奪遺產的人們？

回憶的餘燼+時代的噪音(套書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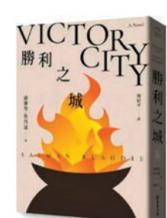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朱利安·巴恩斯
譯者：穆卓芸、梁永安
出版：小寫創意



《回憶的餘燼》為朱利安·巴恩斯經典代表作，於2011年奪得曼布克獎。一天，托尼突然接到一封律師信函，獲得了中學同學、自殺早逝的艾居恩的日記，他不得不重訪當年的謎團，卻突然發現某一段記憶並非事實……《時代的噪音》則是巴恩斯繼獲曼布克獎《回憶的餘燼》之後的首部長篇小說，根據蘇聯天才作曲家蕭士塔高維契生平所創作。兩本代表作的套書版，會給讀者帶來更加深刻的「巴恩斯印象」。

勝利之城

作者：薩爾曼·魯西迪
譯者：閻紀宇
出版：雙語



2023年《紐約客》、《紐約時報》、美國公共廣播電台、《華盛頓郵報》年度選書。十四世紀，印度次大陸南部一名活了247年的女子，一首寫了238年的敘事詩；女神肉體腐朽，王城灰飛煙滅之後，只有記錄這段歷史的文字流傳後世。《午夜之子》、《魔鬼詩篇》作者魯西迪，再次以小說「重寫」歷史，創造出魔幻寫實的新高點。「我，潘帕·坎帕納，是這本書的作者。我的一生目睹了一個帝國的興起與毀滅……我如今已是虛無，只留下這座文字的城市。文字是唯一的勝利者。」

西遊八十一案

作者：陳漸
出版：重慶出版社



中國文化懸疑小說的殿堂級作品《西遊八十一案》，曾在2022年連續登上日本「這本推理了不起」「周刊文春推理小說Best10」兩大權威榜單，並代表中國小說首次入圍「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」。作者陳漸筆下，《西遊記》中的九九八十一難，實為八十一案，這些案環環相扣，窮盡人間罪案的種種。大唐貞觀十九年，西行取經的玄奘回到長安，本以為這是八十一難的終點，不想，整個長安城，表面風平浪靜，實則暗流湧動，殺機四伏。這座在《西遊記》原著中，連八大金剛都不敢涉足的都城，到底隱藏着怎樣的絕命天局？玄奘和他的弟子將怎樣以大唐為道場，破局證道，揭秘九九八十一案的最後真相？